

小
钩
沉
系列

[比] 梅特林克 等 —— 著 戴望舒 —— 译

戴望舒译作集续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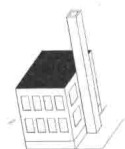
善终旅店

HOSPICE

我们曾经共同经过了生命的一页；现在，这一页势必要翻过去了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善终旅店

小钩沉
系列

戴望舒译作集续编

[比]梅特林克 等 —— 著

戴望舒 —— 译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善终旅店/(比)梅特林克等著;戴望舒译.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455-3429-0

I. ①善… II. ①梅… ②戴…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比利时—近代 IV. ①I564.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98214号

善终旅店

出品人	杨政
著者	[比]梅特林克等
译者	戴望舒
责任编辑	刘倩
封面设计	今亮后声
电脑制作	胡凤翼
责任印制	葛红梅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14)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
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27mm × 185mm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128千字
定 价	45.00元
书 号	ISBN 978-7-5455-3429-0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咨询电话:(028) 87734639(总编室)

购书热线:(010) 67693207(市场部)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钩应夏，沉应冬，钩沉是夏冬，也是春秋；所谓“钩沉”，即是重新挖掘散失的篇章、经典。

本套丛书所选书目包括鲁迅、戴望舒、郁达夫等民国大家的翻译作品以及林徽因选编的民国小说集。在由现代出版业因经济效益而建构的浩如烟海、泥沙俱下的出版景观中，这样一个编辑视角不可谓不新颖、有趣，至少在我们有限的出版视野中是不多见的。

类似鲁迅、郁达夫、戴望舒这样的大家，他们的原创文字，在市面上已有无数版本，但由他们翻译或编辑的文本却少之又少，构成他们文字生涯重要组成部分的这部分工作为何会被后人逐渐忽视以至遗忘？

“我非所爱读的东西不译，且译文文字必使像是我自己作的一样。”郁达夫这样谈及自己的翻译。我们在重新编辑整理这套丛书时也强烈地感受到，这些文字大家在翻译和编辑他人作品时，所遵从的是同自己的创作一样严谨、苛刻的文字标准，而经他们之手流出的文字景观，也同他们自己创作的文字一样，值得后世之人反复捧读。

在这套丛书的编辑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和困难。

一方面多数文本虽非大家原创，但毕竟是经大家处理过的

文字，我们不便任意改动；另一方面，民国时的语言表达与行文风格，已经不符合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这一点体现在翻译作品中尤其明显，除了编校上的错误，民国原版中的相当多表述会对现代读者造成理解障碍，甚至译者对外文原著也偶尔有理解上的偏差，完全依照民国原版出版，其实是对当代读者的一种不负责任。因此，我们在参照权威民国版本的基础上，一方面尽量保持民国原有的表述及语言风格，另一方面也根据现代阅读习惯及汉语规范，对原版行文明显不妥处酌情勘误、修订，从标点到字句再到格式等，都制定了一个相对严谨的校正标准与流程。最后的修订结果若有不妥之处，还望读者海涵。

本套丛书以民国影印版为底本进行编校，力求最大限度还原民国原版风貌，因此在编校过程中尽量尊重并保持民国原版行文风格，但考虑到民国时的表述习惯与现代汉语规范已相去甚远，也不符合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同时民国原版也难免存在编校上的错误，出于对当代读者更负责任的角度，本套丛书对民国原版文本进行了适当修订、勘误。具体操作遵从以下凡例：

一、本套丛书以民国影印版为底本进行编校、修订，繁体竖排全部改为简体横排。

二、标点审校，尤其是引号、分号、书名号、破折号等的使用，均按照现代汉语规范进行修改。

三、原版中的异体字，均改为现代通用简体字。

四、错误的字词均按照现代汉语规范进行修正。如：“孤独”改“孤独”，“磕瓜子”改“嗑瓜子”，“悉蟀”改“蟋蟀”，“和协”改“和谐”，“绉纹”改“皱纹”等。

五、对民国时期的通用字，均按现代汉语规范进行语境区分。如：“的”“地”“得”“底”，“合”“和”，“做”“作”等。

六、语词发生变迁的，均以现代汉语标准用法统一修订，如：“发见”改“发现”，“印像”改“印象”，“那末”改“那么”，“斤斗”改“筋斗”，“澈底”改“彻底”，“计画”改“计划”等。

七、同一本书中的人名、地名译名尽量统一；外文书名、篇名均改为斜体。

八、表述不清的语句，在尽量不影响原版行文风格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如：“对于这问题，给以解释之明，在内供可惜还没有。”改为“对于这问题，内供可惜还不能给以解释。”又如：“可是没有一个人放下报纸时，心里不觉得希望。”改为“可是没有一个人放下报纸时，心里不觉得有希望。”

九、有语病的语句，亦在尽量不影响原版行文风格的基础上，按照现代汉语规范进行修改。如：“‘真的？’轻轻地反问。”此句缺主语，依照上下文改为“‘真的？’她轻轻地反问。”又如：“一个老人身上还有破烂的绸衣碎块来求我们的怜悯。”此句句式杂糅，改为“一个身上挂着破烂的绸衣碎块的老人来求我们的怜悯。”再如：“那些庭园似乎很久很久有许多年数没有人迹到过似的。”此句语义重复，删掉“很久很久”。

十、引述内容部分，如书信等，统一改同号楷，引文上下空行。

十一、酌情补注，简短为宜，注释方式为底注。

十二、书中各篇标题、落款、注释等编辑元素统一设计处理（包括字体、字号、间距等设计元素）。

在比利时，主要语言有两种：北部弗兰特尔（Frandre）是讲与荷兰文很接近的弗兰特尔文，南部华隆尼（Wallonie）则讲法文。

一千八百三十一年比利时独立以前，在文学上，比利时也没有独立的地位。在强邻侵占之下，国事纷乱之中，文学之不振乃是一件必然之事。就是偶然有几个杰出的人才，因为比国没有一种特别的文字的关系，也不被人视为比利时作家，如福华沙（Froissart）、高米纳（Commines）、约翰·勒麦尔（John Lemaire）等只被列入法兰西文学史中，便是一个显然的例子。

比利时文学之取得独立的地位，它开始兴起它的文学运动，它渐渐地引起世界文坛的注意，只是一件很近的事。这只有短短的四五十年的历史。然而，在这个短短的时期中，

比利时却产生了不少杰出的人才：西里艾·皮思、费里克思·谛麦尔芒、魏尔哈仑、梅特林克、勒穆尼等，都已经不是一国的作家，而是世界的作家了。

本集中所选译的，都是近六十年来最有名的作家的作品。其中有用弗兰特尔文写作的作家：皮思、德林克、都散诸人。也有用法文写作的作家们，其中包含浪漫派的特各司德，象征派的梅特林克及魏尔哈仑，写实派的德穆尔特，克安司，民众派的勒穆尼，近代派的海伦思等等。

但是，把比利时作家们这样地划分为两类，却并不是说比利时文学有着一个不统一的现象。它虽则是用两种不同的文字来表现，但在精神上，气质上，却依然还是整个的，有着和别国文学不同的独特性。

一九三四年八月

译者

目 录

西里艾尔·皮思	孤独者		001
艾尔芒·德林克	贝尔·洛勃的歌		021
弗里·都散	迟暮的牧歌		032
加雷尔·房·丹·曷佛尔	溺死的姑娘		050
洛德·倍凯尔曼	圣诞节的晚上		071
费里克思·谛麦尔芒	住持的酒窖		083
查理·特各司德	乌朗司毕该尔		091
保尔·克尼思	法布尔·德格朗丁之歌		114
加弥易·勒穆尼	薇尔村的灵魂		139
爱弥尔·魏尔哈仑	善终旅店		148

莫里斯·梅特林克	婴儿杀戮		157
曷琴·德穆尔特	朗勃兰的功课		174
于尔拜·克安司	红石竹花		195
鲁易·特拉脱	公鸡		218
鲁易·特拉脱	新闻		222
保尔·安特列	冲击		227
白朗好·吴素	魔灯		238
奥阿士·房·奥弗尔	名将军		244
昂里·达味农	秋暮		255
法朗兹·海伦思	小笛		272

西里艾尔·皮思

孤独者

西里艾尔·皮思 (Cyriel Buysse) 于一八五六年九月二十日生于东部弗朗特尔之奈佛莱 (Nevele), 是女诗人和女小说家罗莎丽·洛佛琳 (Rosalie Loveling) 及维吉妮·洛佛琳 (Virginie Loveling) 的内侄, 曾和维吉妮·洛佛琳合著长篇小说《生活的教训》(*Levensleer*, 一九一二), 他是《今日与明日》(*Van Nu en Straks*) 杂志的创办人之一, 又是 *Groot Nederland* 的编者。

所著长篇及短篇小说约有四十种, 最著名者为《穷人们》(*Van arme mensen*, 一九〇二)、《小驴马》(*Het Ezelken*, 一九一〇)、《如此如此》(*Zooals het was*, 一九二一)、《叔母们》(*Tantes*) 等。这篇《孤独者》, 即

从他的短篇集《穷人们》中译出。

濮佛尔的小屋子是孤立在这莽原之中……涂着赭黄色的粉的，凸凹龟裂的四面小小的破墙；一个半坍的，在西边遮着一片幽暗的常春藤的灰色破屋顶；有青色的小扉板倒悬着的两扇小玻璃窗；一扇为青苔所蚀的苍青色的低低的门；便是我们在那凄凉而寂静的旷野中所见到的这所小屋子……在那无穷的穹窿之下，这所耸立在那起伏于天涯的树林的辽远而幽暗的曲线上的小屋子，便格外显得渺小了。它在那儿耸立着，在一种异常忧郁的孤独之中，在那刮着平原的秋天的寒冷而灰色的大风之下。

那认识他或只听别人讲起过他的几个人称他为“濮佛尔”，没有一个人记得他的真姓名。他过着一种完全的隐遁生活，离开有人烟之处有十二哩^①，离最近的村子有十六哩。人们所知道的，只是他和他的父母一同住到

① 英美制长度单位，一哩等于 5280 英尺，合 1609 米。——编者注

那个地方去；那已经是很长远的事了，那时树林一直延伸到他的孤独的茅舍边。他的父亲是做一个有钱人的猎地看守人而住到那里去的。可是那有钱人因为穷了，便把一大部分的树林砍伐了变卖。只有那个不值钱的小屋子，却还留在那里。濮佛尔的父母在那小屋中一直住到死，在父母死后，他还一个人住在那儿，因为他已习惯于这一类的生活，他并没有其他欲望，他已不复能想象另一种生活了。

他有几只给他生蛋的母鸡，一头他所渐渐饲肥的小猪，一条他用来牵手车的狗，一只给他捕鼠的猫。他也有一只关在小笼中在晨曦之中快乐地唱歌的金丝雀，和一只猫头鹰——这是一位阴郁的怪客人，它整天一动也不动地躲在一个阴暗的巢里，只在黄昏的时候出来，张大了它的又大又圆的猫眼睛，满脸含怒地飞到小玻璃窗边去，等濮佛尔把它的食料放到它的爪间去，有田蛙、瓦雀、耗子。

此外，他周围便一个生物也没有了。在他亲自开垦的荒地的一角上，他种了马铃薯、麦子、蔬菜；他到很

远的树林中去打柴生火。铺着干草和枯叶的四块粗板便算是他的床。他的衣衫是泥土色的。

他的身材不大也不小，微微有点佝偻，手臂异常地长。他的胡须和头发是又硬又黑，他的颧骨凸出的瘦瘦的颊儿，呈着一种鲜明的酡红色，而在他的鲜灰色的眼睛中，有着一种狰狞和不安的表情。

永远没有——或几乎永远没有一个人走到他住所的附近去；如果不意有一个到来的时候，濮佛尔便胆小地躲在屋子里不敢出来，好像怕中了别人的咒语似的。这样，他竟可以说失去了说话的习惯了，他只用几个单字唤他的牲口的名字。他的狗名叫杜克，他的猫头鹰名叫库白，他的猫名叫咪，他的金丝雀名叫芬琪。在他的心灵中，思想是稀少而模糊的，永远限制在他的孤独生活的狭窄的范围中。他想着他的母鸡，他的猪，他的马铃薯，他的麦子，他的工作，他的狗，他的猫，他的猫头鹰。在夏天的平静的晚间，他毫无思想地蹲在他门前的沙土上，眼光漠然不动地望着远处，抽着他的烟斗。在冬天，他呆看着炉火，陷入于一种完全的无思无想的状

态中。他有时长久地望着那缩成一团打着鼾的猫，有时在从小窗穿进来的苍茫的夕照中坐到那猫头鹰旁边去，看它吞食着田蛙和小鸟儿。

他没有钱，他甚至连钱的颜色也没有看见过，可是每当他的猪肥胖得差不多了的时候，或是他的鸡太多了的时候（这是每隔四五个月会有一次的），他便把它们带到一个很远的村子里去，去换各种食物。他很怕这种跋涉，因为他一到的时候，那平时很平静的村子顿时热闹起来了。

顽童们远远地看见他带着那牵着装满了东西的小车的狗到来的时候，便立刻大嚷着：“濮佛尔来了，濮佛尔来了！”于是他们便喧嚷着成群结队地跟在他后面，有的人学着他的犬吠，有的人学着他的猪叫，有的人学着他的鸡鸣。那时濮佛尔又害羞又害怕，红着脸儿，加紧了步子，眼睛斜望着别人；他跑得那么快，以致他手车的轮子碰到了他的狗的尾巴，而使它哀鸣起来。他尽可能快地穿过一排追逐着他的顽童，和一排站在门口嘲笑他的乡民，赶紧跑到猪肉杂货铺去躲避。

在那里，他躲过了残酷的嘲弄。人们称他的猪，和他论猪价，接着他使用他的猪价换了各种货物：第一是一只他可以重新饲养大来的小猪，其次是猪油和香料，内衣，或其他的東西如牛油、面粉、咖啡、烟草，一切他长期的孤独中所需要的东西。此外，杂货铺的老板和老板娘还请他喝一大杯咖啡，吃白面包饼和干酪，然后送他到门口，祝他平安（话语之间却不免也混着一点冷嘲）。接着，喜剧便又开始了：濮佛尔刚托起了他的手车的扶柄，开口赶他的狗的时候，站在路对面的那些游手好闲的人们便哄然笑起来了。有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在车轮下放了一块砖头，因此他怎样拉也不能把车拉动。他愚蠢地微笑着，摇着他的头，好像这每次都一般无二的恶作剧，还很使他惊讶似的。接着他放下了扶柄，费劲儿搬开了砖石，然后动身上路，不久又像初到时似的跑起来，身后跟着一大群的顽童，一直到离村子很远的地方才没人跟他。

他在这样一种完全的孤独中度过了许多年单调的生活，一直到一個奇特而混乱的日子，那一向离他很远的